

為長者建設無障礙社區

翠袖乾坤
余似心

當家中的老人向我投訴自己眼瞶、耳聾、易怒時，我開始留意身邊的事物對他們的影響。我發覺在香港最不方便對他們的是公眾場所或人流多的地方椅子少，請如展覽館或主題公園等，通常所設的椅子都遠少於需要。或許香港地多人多，不設椅子是為了便於疏導人流。但是這情況令長者雖然想欣賞展覽或與家人遊樂，卻怕行累了沒地方休息而打消外出的念頭，習慣下來便常常在家裡。值得稱讚的是巴士及地鐵都有為老人而設的座位。香港人口老化，社區設備也必須考慮老人的需要。

日常用品也有他們的特別需要。雖然長者的人數龐大，但為他們服務的專門店也實在不多，有時要為長者買一些用品，都要跑到老遠的專門店去，而且選擇不多。即如買手提電話，要字大、鈴聲大的，在整個先達廣場，只得三、兩個款式；家居的無線電話，只有兩個牌子有特大字及鈴聲，而且售價頗貴。老人用摺椅、拐杖、出售的店舖少，對於身形肥胖一點的長者也不合用。

其實長者用品是一個越來越龐大的市場，但願意投資的人不多。美國有一位中年女士 Patricia Moore 為了解老人家的需要，竟然扮成老婆婆，三年內到處走動，體驗老人日常生活所遇到的困難，從而設計出適合長者的產品。最近醫管局特別邀請她來港，協助醫療人士規劃老人設施，以為社區建立一個無障礙的生活環境，這對本港的長者實在是個喜訊。

我們會小心翼翼地保護家中的孩子免受傷害，卻常常忽略了家中的長者因為身體機能日益退化而需要額外的保護。從今日開始，不妨由家中做起，深入一點研究長者的需要，改動或增設一些設施，為他們建設無障礙家居。

香港各大學新聞系畢業的學生，每年數以百計，能夠在行業堅持下去的，並不多。轉行記者可能轉行公關或議員助理，年紀大的轉行編輯。電視台記者前景更悲觀，新鮮面孔(靚女)輩出，舊人靠邊站。這是香港新聞行業的畸形特色。

日前觀看美國老牌電視新聞節目《六十分鐘》時，八十歲的主持人(記者)塞弗(Mokey Saffer)訪問爵士樂現代大師馬薩里斯(Wynton Marsalis)，談笑風生，從容不迫。塞弗還做實地採訪，追隨音樂大師去古巴看表演。塞弗的訪問，令人如沐春風，不需要看靚女。翻閱世界傳媒史，年齡最老的記者，是任職美國華盛頓一小時地方報紙的 Anna Sundry，九十六歲走不動了，在家打電話做專訪，每周交稿一篇。排名第二的是BBC電台記者 Anita Cooke，自一九四六年報導世界大戰新聞起，做了五十八年記者。

香港新聞界流行這樣一句說話：做記者，最好做五年就辭職。若做了十年還沒走，證明閣下再沒本事離開。難怪柳俊江辭職，同事恭喜他「甩雞」。

香港有一西醫，尤其是精神科專業的西醫，每每將「青少年有功能性」的年齡，跟「青少年適宜性」的年齡混為一談。吳醫生過度關心香港青少年的「性生活權利」，毛病似乎就在於此。

剝奪誰的性權？

琴台聚
潘國森

報告的最後結論是「建議，年齡在十四歲以下的男童無性能力的推定，應予廢除。」這是很典型的歐化語法結構。委員會的成員都是法官、律師、高官、警方、學者之類的專業人士，重慶中在所難免。其實可以寫成「建議廢除，男童凡未滿十四歲當無性能力的推定。法改會有此一舉，當是因應青少年犯罪嚴重性日多，都是未滿十四歲的男童實際上幹出強姦女性的事，卻不能公正地繩之於法。去年更有十三歲男童在醫院與一名五歲女童性交(這是中性的描述，若按常理，不說是強姦也最少是逼姦)，只能控以輕得多的「猥褻侵犯」(此地俗稱「非禮」)。

吳醫生卻乘機借題發揮，說：「十四歲以下(十歲以上)男童無性能力這推定明顯違反歷史及科學常識，它之所以在香港能維持至今，只因仍有不少成年人要用「心智未成熟」這藉口來屈辱青少年，好能「合理地」剝奪他們的性生活權利。」吳醫生以「香港性教育會副會長」的名義發表這篇文章，不知是否該會的官方立場。若然，則他們想在香港這個社會推動青少年性教育工作，肯定難得廣大家長和教師的認同和支持。

誰在「剝奪青少年的性生活權利」？若要追究罪名，家長是「罪魁禍首」，學校的老師自是重要的「幫兇」。吳醫生這麼熱衷於為香港的青少年、兒童「維權」，而且「維護性權」，那麼先得要有一些「受害人」在，然後這項「維護性權」才有意義。我跟吳醫生只有一面之緣，但有好幾次撰文批評他的觀點。我知道性諮詢是他日常工作之一。說不定曾有一些未成年病人向他投訴曾經「被」(「性權」)受到成年人剝奪。如果沒有「苦主」，便可能是吳醫生根據個人觀察，以及整理病人病歷之後，才得出「香港有許多青少年被成年人剝奪性生活權利」的推定。

且不論男童，年齡在十歲至十四歲之間的女童又是否有一「性能力」？先前有年近五十歲的小學老師，帶了十二歲的女學生去「開房」，東窗事發。按香港「許多成年人」的人生價值觀和現行法律，當然要如吳醫生所論，「屈」涉案女童「心智未成熟」，不管她是否自願跟「尊敬的老師」上床交歡，只要證明真有開房性交之事，這老師難免被社會大眾視為「老淫蟲」、「老色鬼」。

「變態佬」了。我以為這事不算「剝奪了女性應有的性生活的權利」，卻是「剝奪了成年男人勾引婦孺的性權」。

香港有一西醫，尤其是精神科專業的西醫，每每將「青少年有功能性」的年齡，跟「青少年適宜性」的年齡混為一談。吳醫生過度關心香港青少年的「性生活權利」，毛病似乎就在於此。

香港有一西醫，尤其是精神科專業的西醫，每每將「青少年有功能性」的年齡，跟「青少年適宜性」的年齡混為一談。吳醫生過度關心香港青少年的「性生活權利」，毛病似乎就在於此。

香港有一西醫，尤其是精神科專業的西醫，每每將「青少年有功能性」的年齡，跟「青少年適宜性」的年齡混為一談。吳醫生過度關心香港青少年的「性生活權利」，毛病似乎就在於此。

嗜老極致

春節去一位親戚家串門，切實感受了一個北京人家的嗜老極致。

一進門，就見這家人正熱火朝天地在開放式廚房中炸丸子、做雞蛋餃、燉雞、燉魚地準備年飯。在廚房忙活的，是老夫婦幾年近花甲的兒女，而這裏的年輕人——兩位已年過30歲的80後孫輩，卻在客廳睡大覺和看電視。那外孫女剛從美國旅遊歸來，對中國的一切都不慣；外孫初中畢業後就沒有正式工作，最愛的事兒就是看電視吃薯片喝可樂。從兒時起，他們就習慣了在外婆家的飯來張口，吃個冰其凌都是姥姥買。

十幾年前，是他們的外婆、外公操持一家子節日的飯桌，連買帶做的。現在近90歲的一對老人都已疾病纏身，多數時間都躺在臥室中靜養，他們真正幹不動了。然而這對在人生路上苟延殘喘的老夫婦，依然是這個大家族的經濟支柱。節日裡，除個別子女帶着禮物來看老人外，陽台上堆得滿滿的年货，基本全是老夫婦買單。兒女為老人買的任何東西，老太太總立即實報實銷，且還要多給。因此兒女逢年過節基本空手來看父母。在老太太的慈愛中，多年來兒女們爭相為老人採購。他們不但習慣了探望父母一分不花，且要從老人那兒多多「揩油」。往往什麼貴就買什麼，100多元的一隻雞，幾十元一斤的海鮮買起來眼睛都不眨，報銷的菜單一個比一個更高。這家的孫輩吃白食更坦然，除一位孫女常帶禮物探望老人外，其他孫輩被老人關愛了30多年，卻基本沒為姥姥、姥爺及自己的父母花過一分錢，更不用說是經濟回報了。

我坐在沙發上，看着老太太顫抖着手掏出錢來塞給她女兒錢，不由心腹憤恨，心想「反哺」這個人類文明的儀式，在這個家竟永無機會出現。節日的喜慶氛圍中，這家兒女嗜老的一幕幕浮現在我的眼前。

年過花甲的大閩女早年離異，從此老太太格外疼她，寧願委屈的兒女也要從經濟上不斷補貼她。偏

偏大閩女心高，下鄉回城後不安於穩定的工作，業餘時間不是編書就是辦公司，一心想掙大錢，可惜事事都只賠不賺，多年來一直舉債度日，多少錢都打了水漂。大女兒嗜老嗜得理直氣壯，讓人觀之不寒而慄，而她自己的女兒，照樣嗜她狠得沒商量。

那位外孫女一心想嫁外國人，交際打扮，掙的錢不夠花，一直得母親補貼。當初，那姑娘為鍍金花幾十萬元去英國留學，錢的來源是她母親放棄回遷房產權，加上姥爺、姥爺的積蓄，以及向其他親戚舉借。姑娘回國後在北京一家外企打工，花的永遠比賺的多，是北京龐大「月光族」的一員。錢全花在買衣服、旅遊以及去酒吧與外國人結交上。金融危機後沒了工作，從此宅在家裡開網店，依然是錢不夠花，出國旅遊及會男男女女等，還是常要母親買單。有時在國外刷母親的信用卡，讓退休金只有2000多元的母親心驚膽顫。嗜老，竟也是一代向一代學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再說老夫婦的二閩女。她到了為人祖母的年齡，還在與大姐比賽嗜父母。二閩女的婚姻是文革後湊和的產物，維持至今已不容易。二閩女雖依靠把持老公的錢小有財產，對父母卻也基本一毛不拔。兒女輪流照顧父母，輪到星期天的班時，便帶上一家三口來陪老人家，用母親的錢買了雞鴨魚肉大吃大喝一天，陪老人打幾圈麻將，臨走時還要在老人家洗完澡，以節約自家水費。二閩女的兒子初中畢業就在家待業，從沒



趕路回家過春節。

網上圖片

好好上過班，吃穿抽煙全靠父母，最近好不容易走關係找了個穩定些的工作，當了30歲的學徒。這小伙子不着急，姥爺已提前傳給他一套100多平米的拆遷房，父母未來的家產也都是他的，因此除了上班，就是抽煙、看電視、喝可樂、吃涮羊肉。再不就吹吹牛，北京年輕人總是有牛可吹的。至少可以說，名下能繼承兩處房產。這小伙子吃穿用全靠父母，卻與父母同陌路，因為恨父母的嘮叨，以及反對他與無業的女友結婚。

老夫婦養大了兒女，又幫着把外孫、外孫女撫養大，即使他們不圖任何回報，兒孫輩爭相把他們啃得如此淋漓盡致，也讓人覺得這家的飯桌泛着苦水。這個表面其樂融融的大家族，為何隱藏着如此冷漠、違背人倫的經濟關係？

除個人品質等偶然因素之外，北京的嗜老現象還有着深層的經濟及社會原因。先是收入差距。

老夫婦從1949年到北京後就進了國家機關以及事業單位工作，一直有着穩定且較高於社會一般水平的收入。他們退休後，退休金也遠遠高於一般的企業。

再次是社會資源分配差距。老夫婦有國家免費分配的住房，且不用花物業費取暖費，看病有報銷額極高的公費醫療；家庭需要大宗支出的錢一項都沒有，等於進了保險箱。在北京，單位背景不一樣，同是萬元月收入的家庭，收入含金量完全不同。如果把近萬元收入全用來吃飯及日常開銷，物價再漲，供應兒孫們免費吃喝還是綽綽有餘。

老人的兩個女兒都是企業退休人員，退休金遠低於老人，且只享受基本醫療保障，還要供養自立不起的兒女，經濟上自然遠不如老人輕鬆；而孫輩們呢，雖然趕上了自由經濟時代，但長大成人後連個穩定工作都難找，要他們反哺就無從談起。

從社會因素看，多子女的50後家庭都面臨產分配

「動如脫兔」

思遊天地
思旋

辛卯兔年，人們主觀願望期盼「金兔迎春」、「兔氣揚眉」，然而，事實卻非如是。未能吐金揚眉，反見辛卯兔年如患了過度活躍症，自年初五股市開市一刻驟見紅盤後，旋即下跌。兔仔可能見到山下滿地紅蘿蔔而往山下狂奔。執筆之時，連此真兔，恒生指數不見點之多。此真箇是一動如脫兔矣。暫時看來兔仔跑錯方向。苦了好友，甜了淡友囉。

每年歲晚，裕華國貨新春董事長皆甚有心想到石灣陶器新春陶器饋贈親友。十分感謝全體新春全國政協常委贈我由楊慶煇大師所製的「兔氣揚眉」生肖白兔陶器精品，白兔栩栩如生、活潑可愛。擺放在廳內與其它生肖物一起，與盛開的桃花、牡丹花、蝴蝶蘭等年花相互輝映，心花怒放的我，深信今年吉星高照行大運。

李君東是東泰集團主席，他繼承了尊翁李東海先生的龐大產業並發揚光大。他在財經界頗有為，亦不忘服務社會。李君東現任廣西政協常委。香港廣西社團總會於今日(二月十四日)舉行新春團拜，李君東榮任這次活動籌委會主席。今晚夜，尖沙咀The One樓頭衣香鬢影不在話下。中聯辦副主任黎桂康、廣西社團總會副會長王惠賢、何志佳等首長與會員同歡樂舞。潮人李君東碰上在情人節搞新春聯歡(「雙喜」)上，他設計活動傳統與新潮相結合，過新年舞獅舞龍少不了，李君東來一個時裝比賽，即場實主大比拚分勝負哩。李東海夫人是舞林高手，雍容華貴，如果她是當晚評委的話，我必投李東海夫人一票。一年之計在於春呀，遺憾的是今年脫兔開出的兔仔令股友大失所望。然而，他經大好友李君東依然信心十足，他經驗了得，稱讚李君東股市都是升市，他認為辛卯兔年也不例外。只不過，這隻兔仔採取「留前門後」的跑法。調整正是伺低吸納時。

網絡民俗正當時

網人網事
理美美

當今年的央視春晚晚上，主持人率領着全體現場觀眾以及數以億計的電視觀眾們一起雙手十指交加，再拜起兩根大拇指一動一動作「兔耳」狀，此舉一經媒體報導，「兔耳」這個詞算是正式登堂入室了。為這個「兔耳拜年法」正是今年最流行的網絡拜年手勢。

事實上，各種各樣的網絡民俗在小兔子這一年到來的時候確實展現出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發展態勢，首當其衝的便是一團「兔」字。團拜者，微博也，事到如今你還不知道它是什麼，那您就真搬去火星別回來了。今年春節，微博拜年成爲一批「黑馬」，舉取代統領江湖多年的短信拜年，成爲「最潮、最火、最低碳」的拜年方式。噁里噁里的爆竹聲中，大家隨手織出一條條圍脖，不僅一分錢不花還圖文並茂，快速、省錢、好看、環保。而明星及政府機構的加入力促，更讓微博拜年火上加油。

另一個異軍突起的民俗是網絡春晚。今年春節，從大年初一到初六，央視一共推出六場網絡春晚，總共十個小時，其中每場亮點不一，而宗旨卻如一，即「網人網事網熱點」。與此同時，多家門戶網站及地方衛視也都紛紛推出自己的網絡春晚。於是乎，在這個春節，與眾多演藝大腕同樣，甚至更忙碌的，是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網絡明星。那些因網絡而紅的草根們，這次終於登上了真正的舞台，在春節這個最重要的節日裡與傳統春晚分庭抗禮。

事實證明，網絡春晚人氣高漲，與正宗央視春晚相比，觀眾們似乎更樂於看到自己親手捧紅「兄弟明星」。而媒體們更不失時機地評價網絡春晚爲「今後春晚發展的一大趨勢」，「折射出輕鬆幽默、充滿幸福感的『全民娛樂』潮流」。

最後再說一個挺有意思的涉及民俗的網絡事件：洋春聯。大年初三，有網友在微博上發出一張相當給力的照片，拍的是一副對仗相當工整的英文對聯，別看洋碼子，絕對嚴格地按照對聯書寫，上聯爲「Eat Well Sleep Well Have Fun Day by Day」(意即「吃好喝好天天開心」)，下聯爲「Study Hard Work Hard Make Money More and More」(意即「學好幹好越幹越多」)，橫批「Givable」(這是去年十大網絡熱詞之一，「給力」的中式英文版本)，而傳統貼「福字」的地方取而代之是一個紅底黃字的「LUCK」(意即「好運」)。鑒於該洋春聯對得實在工整，所以圍觀網民們紛紛轉發，嗟歎「有才」。

喬曉陽的父親

生活語錄
吳康民

最近，喬曉陽爲他的父親的一本塵封多年的紀實小說《掩不住的陽光》，在北京舉行首發式。該書由原國家副主席曾慶紅作序，出席首發式的有原總後勤部政委周克玉、原二炮政委彭小楓、張海陽以及陳毅元帥的兒子陳昊蘇等。

喬曉陽的父親喬明，生於一九〇六年，逝於一九六三年，終年僅五十七歲。這位一九二九年參加革命的老紅軍，早年當過紅軍學校團政委、抗日先遣隊第八十八師參謀長。抗日戰爭後，是新四軍教導團大隊長、第三支隊六團參謀長、一師一旅一團團長、第二軍分區副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任蘇中軍區後勤部部長兼政委。解放後任華東軍區空軍後勤部政治委員，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但他爲什麼又是一位軍旅作家，未能找到有關材料。這要待有機會見到喬曉陽的時候，才能問個明白。同時，爲什麼這本書要寫到五十年才能面世，又是一個謎。報紙這本書寫的是作者本人與方志敏烈士同在獄中鬥爭的長篇紀實小說，書中的主人翁的原型便是喬將軍本人。按理方志敏的《可愛的中國》一書當年家喻戶曉，方志敏本人在歷史上也並無爭議。描寫他的小說不能不犯禁。報載「因時勢動盪原因，書稿未能付梓」，所謂動盪，顯然是因歷次政治運動以至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耽擱了。這一個「雪藏五十年的紅色傳奇」的底因，也要面詢喬曉陽老兄，才能明白。

也許能見到此書，便能了解一些端倪。主辦這個首發式的有五個單位：空軍政治部、北京新四軍研究會、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中國船舶工業公司。前四者主辦可以理解，至於船舶公司與喬家有何關係，又是需要索引的一個問題了。